

探索文本深处的辽阔大地

——评论集《民族文学的坚守与超越》解读

杨建军(回族)

侗族学者杨玉梅的专著《民族文学的坚守与超越》201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评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新作,著作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胡平称此作是“值得称道的现场评论”^①,现场感源于作者研究的是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当下文学创作鲜活地生长在我们周围,但又生息在文学史边缘或文学史之外,研究当下文学难免会因部分问题尚无定论,使研究陷于一片争议之中。杨玉梅通过研读大量的作品文本,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判断。阅读该著,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如何把握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最新态势,如何评价正在成长的少数民族作家。

宏观研究的超越与坚持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逐步繁荣,其发展历程大致经历研究个别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不同族别的文学史、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整体的发展、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一体化格局中的发展等阶段。不过文学史研究选取的作品多出版于2000年之前,21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常被置于文学史之外。杨玉梅的著作则重点研究了21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据笔者统计,该书累计写到了百余位作家,涉及近三百部作品,作品体裁涵盖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门类。作为宏观研究,该书有三个超越。

一、超越语际。我国多个民族有本民族语言,母语对少数民族作家的精神成长影响深刻。然而,当前研究多关注作家的汉语写作,母语文学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近年来,母语文学的创作与翻译渐趋升温,但母语文学研究明显滞后。杨玉梅的著作超越语际,同时论述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和母语写作。特别是对母语写作的研究,蒙古族的阿云嘎、维吾尔族的麦买提明·吾守尔、藏族的拉先加、朝鲜族的朴春兰等多位作家都进入了她的视野。她对母语写作的持续关注,无疑能推进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① 胡平:《值得称道的现场评论》,杨玉梅著《民族文学的坚持与超越》“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1页。

二、超越族际。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常见特定族别作家的研究,即使在把握宏观问题时,也常按民族身份罗列。毋庸置疑,关注作家的族裔身份,有助于分析民族文化对作家的影响。然而,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长期存在作家的跨族际写作,研究界也一直对作家的跨族际写作有质疑之声。杨玉梅面对此类问题时,能超越作家的民族身份审视其创作。以“青年作家的崛起”为例,该部分研究几乎没有提及作家身份,通过解读苏笑嫣的《外省娃娃》等作品,分析的是作家笔下的青春故事、择业艰难、精神焦虑等问题,关注的是少数民族作家的精神成长。

三、超越国际。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曾有《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等书探讨中国各民族文学间的交流;有《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边缘书写》等书对国内少数民族文学与国外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国文学的发展看,国内各民族文学间有交流,国内少数民族文学与国外民族文学也有互动,这方面研究还有待拓展。《民族文学的坚守与超越》就关注了此方面,提到了中国朝鲜族作家对韩国底层劳工的叙写,研读了孙龙虎的《艰难的抉择》、许连顺的《往地漏里掷石子》等作品。虽然这只是杨玉梅著作中关注的一个小问题,但可以启发学界去审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书写的超越国际的新作品。

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间交流日益密切,文学界内部的疆界也因此不断消解和重构,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坚持的?贺仲明认为,“文学可以(或者应该)拥有世界关怀和世界眼光,但它基本的写作目标还是其所属的民族和时代。”^①杨玉梅的著作就始终坚持从民族和时代的角度去分析文学作品。对民族性问题,她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优势在于民族性,21世纪以来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激活了民族记忆,真正的民族性需要在独特的民族性中灌注普遍的世界性意义,作家的民族性应该具有国家意识和心怀天下的气魄。对时代性问题,她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展现了各族人民走进新时代的新生活,现代文明给各民族人与人的关系带来了新冲击,少数民族文学的底层写作是现实主义精神在21世纪的发展。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她分析了叶广岑的《状元媒》、阿来的《格萨尔王》、叶梅的《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李进祥的《换水》等多部作品。杨玉梅对民族与时代问题的思考符合文学发展规律,也切合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实态。

作家研究的超越与坚持

《民族文学的坚守与超越》中还有作家专论,该部分研究了吉狄马加、叶梅、彭学明等15位作家。作家专论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中较为常见,相比已有的作家专论,杨玉梅的著作在作家个案选取和个案研究上体现了一些超越性。

超越之一,作家个案选取注重当下感。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专论,常选取20世纪50年代

^① 贺仲明:《文学价值与本土精神》,《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以前出生的作家为研究对象。该书专论中的研究对象大都出生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这些作家正是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坛的中坚力量,阅读这些作家专论,读者明显会有深入文学现场之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作对彭学明、鲁诺迪基、德本加、李进祥、杨国庆等 5 位 60 后作家的研究,作为少数民族文坛新崛起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实力正需要研究者用作家专论去集中展示。

超越之二,作家个案研究注重纵深感。少数民族作家个案研究,常见以作家的成名为中心,作家成名之前的成长之路,成名之后的探索之路往往被忽视。杨玉梅的作家个案研究注意通过研读作家成名作之外的作品,进而揭示具有纵深感的作家成长之路。以扎西达娃来看,她认为扎西达娃的“文学价值却还不仅仅在于 1985 年,1985 年以前的成绩不容忽视,1985 年后的探索也并非风光不再,恰恰是这一变化显示了扎西达娃文学创作不断走向自觉和自如的过程。”^①她论及阿来,关注其获茅盾文学奖前的求索;论及乌热尔图,关注其放弃小说向散文的转型;论及冯艺,关注其新世纪创作的文化散文;论及郭雪波,关注其生态意识由“自然”到“自觉”的成长。这些富有纵深感的个案研究,不仅能对已有的作家研究有所推进,而且能全面展示作家的成长历程。

《民族文学的坚守与超越》的作家专论还有一个特点,即始终坚持以大量的作品文本作为研究立足点。她的张承志研究,论及了近三十部作品;叶梅研究,论及了十多部作品;彭学明研究,论及了二十多部作品。如此大量研读作品,意味着研究者对作家创作的充分尊重。20 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中,曾长期存在一种文学理论淹没文学作品的倾向,这样的研究常会在理论展示的有效性下掩盖着作品美学体验的贫乏。杨玉梅的作家专论看似文字朴素少了些华丽的理论外衣,实则朴素文字中呈现的正是她对作品的仔细研读。她曾在张承志的专论中写到,张承志“向社会传达自己的思想和焦虑,他的声音能让人听得见听进去吗?也许多数只看到他的偏激,而没有认真去领会他的深意,这大概也是张承志之所以在文章中呼吁一些评论家去读读他的作品的原因。”^②杨玉梅所写的张承志的呼吁,也正是她的呼吁,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就应坚持仔细研读作品文本的原则。

21 世纪的少数民族文学日益繁荣,大量新出的作品正在呈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所生息的辽阔大地,这片辽阔的文学大地也期待着研究者去探索。杨玉梅立足于大量作品文本,本着超越与坚持的批评态度得出的研究结论,无疑有助于把握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新态势。

(杨建军,兰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翔】

① 杨玉梅:《民族文学的坚守与超越》,第 32 页。

② 同上,第 106 页。